

不想回城

无法回游的“鲑鱼”

“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我，更像一条鲑鱼，在广阔的海域游了几圈耍了一阵子，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游回自己的出生地看看。听母亲说，我是初冬时节在那个村子出生的。接生婆没来我先来了，母亲就在灶前柴草上拿一把剪刀蘸了蘸热水，自己剪断脐带。于是我完全脱离母体，来到东北平原一个已经开始变冷的普通村落。在那里长到两三岁，而后随父母迁往县城。

这样，那个村子就成了“老屯”——我们外迁的族人都这样称呼——其实两三岁后我也并非没回过老屯。爷爷奶奶住在那里，上小学前我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过两三年。清晰留在记忆里的，要数房前屋后一朵一

朵的南瓜花和大片大片的土豆花。南瓜花有碗口大小，嫩黄嫩黄的。我知道蝈蝈特喜欢吃这种花，便去南草甸子里捉来蝈蝈，关进用秫秸（高粱秆）编的小笼子，挂在房檐下，往笼里塞南瓜花喂它。它不时突然想起似的颤动翅膀叫一阵子，连同老母鸡下蛋后的“嘎嘎”声，合成夏日乡间午后不无倦慵的交响曲。不过，我更喜欢土豆花。从老屋往后走不远，就是一大片望不到边的土豆地。蝈蝈叫正是土豆花开时节，蓝里透紫的小花单看毫不起眼，但连成一片蔓延开去，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势美，好像能开到天上去。土豆花的香气很浓，甜津津辣丝丝苦麻麻的，直冲鼻孔，那是大片土豆花特有的香气。对于我，就成了老屯特有的气味。多少年来，只有两年前去日本北海道旅行时才见到那般铺天盖地的土豆花，闻得它久违的香气。

另外留在记忆里的，就是老屋西侧的土院墙了。墙极高，大人伸手都够不着墙头上的狗尾草。墙内是爷爷奶奶的菜园子，墙外是一条走得过牛车的土道，隔道是邻院同样高的土院墙。墙根是一排遮天蔽日的大榆树，土道正得一片阴凉，我就和两个和我同龄的叔辈伙

伴在树下玩耍。这么着，高土墙和大榆树成了我梦绕魂牵的一道“原生风景”。我从未见过相似的风景。身心都极疲劳的时候，往往闭目片刻，想象树阴和土墙下的自己。深邃，高远，繁茂，土的气息，树的阴凉……于是我重新精神起来。

老屯，我的出生地和儿时的乐园！那里究竟怎样了呢？

不用说，我出生的地方即是母亲分娩阵痛的地方。我是母亲的第一胎，那时她刚刚二十岁。如今二十岁的女孩正上大二，而母亲却在灶前柴草上自己用剪刀剪断婴儿和自己之间的脐带，那是怎样的场景、怎样的动作、怎样的眼神和心境啊！而今母亲已经走了，走四五年了。由母亲带到世界上来的我也年届花甲了。

我一定要回老屯，一定要去看看母亲生我、我出生的地方！

我不知道老屯具体在哪里了，找老姑一起去。小时要从县城步行四五十里的土路，现在成了柏油路，出租车跑起来不出二十分钟。老姑在车上告诉我，我出生的西厢房早已不在了。我说房址总该在吧？不料下车进

村，老姑说房址也不好找了，“到处是苞米地，哪里认得准呢！”我们开始找爷爷奶奶的老屋。三间土房还在。但几易房主。院门锁着，房前屋后全是茂密的玉米，只隐约露出草房脊和土山墙的一角。可那是怎样的一角啊！终于找到有院门钥匙的人，得知房主已外出多年，房子早就没人住了。进得院门，穿过几乎走不进人的玉米地，好歹摸到房前。房前蒿草有一人多高。从中闪出的房檐上苫的草已经腐烂，椽头裸露。窗扇玻璃打了好几块。老姑摸着油漆剥落的窗框说：“窗户还是你爷爷打的呢！”往里窥看，炕席残缺不全，上面零乱堆着杂物。炕下是裸土地，也堆着杂物。门扇里倒外斜。勉强绕到房后，后墙多年没抹泥了。风吹雨淋，墙泥里的草秸如潦草的日文字母显现出来。墙体裂了一道好大的缝隙，随时有坍塌的可能。这就是当年我在房檐蝓蝓笼下度过快乐时光的老屋吗？我倒吸一口凉气。

摸出院子，去西面找院墙。墙倒是有，但成了红砖墙。砖块之间没用水泥勾缝，像是随意码起来的，不及里面玉米秧一半高。另一侧也差不多是同样情形，大榆树荡然无存。中间路面倒仍是土路，零星扔着冰棍纸、

速食面包装袋、空塑料瓶、塑料袋等花里胡哨的“现代”垃圾。南瓜花尚可见到，但不闻蝈蝈的叫声；土豆花也还有，但只是垄头地角那么几丛几朵，无精打采。进一家小店买水解渴，店里好几伙人正闷头打麻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也没看见我……

原先差不多一半姓林的村子只剩两三家林姓了。嫡亲只存一家。在那里我见到了太爷留下的有半个桌面大的旧木匣，一对。后来我讨了一个同样旧的小木匣，上面的红漆变黑了，花纹更黑，看不真切了。我决定把小木匣带走。带走“老屯”，带走“故乡”——既然鲑鱼无法游回出生地，那么就把“出生地”带走吧！

（2012年8月20日）

往日故乡的腊月

回想起来，即使乡间小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足够水准的老师。我有幸受教于一位从旧中国过来的小学老师——姓怀，怀老师，仍健在，八九十岁了——从语文算术到音体美，上什么都顶呱呱。我至今仍牢牢记得他大概在地理课上讲的五句话：“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整三十，唯有二月二十八，闰年再把一日加。”腊，即腊月，本来指农历十二月，这里用来指公历十二月——他就是这样把一年大小月概括得准确无误，朗朗上口，至今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才是教育！

今天只说腊月，本义农历腊月，东北的腊月。这

是因为，一来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山东人，二来东北的腊月才叫腊月，才是寒冬腊月的腊月。那可真叫冷，零下三四十度，此刻写出的腊月两个字都好像飕飕直冒冷风。东北土话叫“嘎嘎冷”、“贼冷贼冷贼贼冷”。尿没等尿到地上就冻成冰棍了，得赶紧用棍子敲——这么说固然是笑话，却又不纯属笑话。毕竟滴水成冰是冰一样坚硬而冷酷的事实。与此相比，青岛的腊月才纯属笑话，零下三五度能算腊月吗？

说回东北的腊月。往日东北故乡的腊月大约有三个习俗：吃腊八粥、蒸年糕、送灶王爷。腊月冷，腊八尤其冷，“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为了不让下巴冻掉，就得赶紧用下巴喝粥。俗称“腊八粥”，类似如今的“八宝粥”。艰苦岁月，又是乡下，粥里当然没有八宝，大体是用大黄米小黄米（类似小米的糯米，学名“糯黍”）加扁豆红豆熬出的粥。黏黏的，半稀半稠，热气腾腾，直烫嘴。大人小孩，一人捧一大碗，呼噜噜闷头猛喝。不小心喝到下巴上，得以确认下巴仍在。不仅下巴，还好像顺着肠胃像通暖气似的一直热到脚后跟。所谓痛快淋漓，莫过于此。

喝完腊八粥，就要蒸年糕了。东北地方大，并非整个东北都蒸。我小时候有两三年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那里地处平原，村落大体是“原生态”村落。上下对开的纸糊木棂窗，大块土坯院墙，墙外是土路，土路那边还是院墙和高大的榆树杨树。也是因为那里盛产“糯黍”，一过腊八，家家户户就开始拉碾推磨，把“糯黍”碾磨成黄米面蒸年糕。奶奶往大铁锅里放一块差不多锅盖大小的圆蒸帘，铺上纱布，下面烧火。水烧开后，奶奶就冒着腾腾热气往锅里一把把撒黄米面，撒得差不多了，撒一层红豆，然后再撒面，再撒豆。反复撒到大约一巴掌厚了，就盖上木锅盖，用抹布围住锅口，多加柴火猛烧。再闷一阵子，而后猛一掀锅，但见云蒸雾绕之中，一方金灿灿的晚霞忽地闪现出来。奶奶招呼爷爷，两人合力把蒸帘拎出。奶奶拿刀一条条切成手指厚的长条，再把条切成巴掌长的长方块，放在盘里碗里端上炕桌，让我蘸红糖或白糖先吃第一口……真是幸福一刻，让我觉得世上只有奶奶好！蒸完年糕蒸豆包。把黄米面和了，包上小豆馅一个挨一个放在蒸帘上。一锅锅蒸，一帘帘端进仓房冷冻。加上年糕，仓房里就像摆满金砖

金条金元宝，给辛苦劳作一年的农家带来近乎虚拟的慰藉，平时过穷日子的乡亲们脸上随之漾出略显凄楚的笑容。

接下来一个习俗，就是送灶王爷上西天了。灶王爷是堂屋灶台烧火口上端一人多高位置供奉的神明。其实就是贴在墙上的一张不很大的古装纸像。左右两侧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像的下端横一条很窄的搁板，板上放着香炉。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爷爷点燃一炷香插进香炉，放上馒头等供品。香燃尽之时，爷爷踩着木凳把烟熏火燎变得黑乎乎的灶王爷纸像连同对联横批小心揭下，在灶口前一边点燃，一边口中低声念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为了确保其只“言好事”而不把所有事都告诉玉皇大帝，有时还用糖饴或年糕往灶王爷唇上抹一下把嘴封住，希望他言完好事后不再言语。最后对着灶王爷升天的一缕青烟跪下磕头，仪式至此结束。过了七天，也就是腊月最后一天即大年三十这天早上再把灶王爷迎回——将一张新的纸像贴在同一位置。不用说，这一习俗随着一九六六年“文革”席卷城乡大地而终止。迷信

也罢什么也罢，反正没灶王爷保平安，不少人家果然不平安了：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父亲，孙子和祖父“划清界限”……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很有些怀念灶王爷。他老人家上天“述职”，一去四十五年了，是不是该“下界保平安”了？

（2012年1月2日）

拜年：难忘磕头

地无分南北，山无分东西，春节拜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不用说，这一习俗原本主要流行于亲朋好友尤其亲戚圈这一群体之中。而我以至我的家族大体算是离群索居者。虽是山东人，但闯关东时还是烟台叫登州府的时代，只知晓祖籍登州府蓬莱县，至于何乡何村有何亲人，早已无从查考了。及至我，虽然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足够大的村庄，但还没懂事就随父母迁居县城，辗转之间后来落户在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五户各依山坡而居，往来极少。长大后我只身去省城念书，毕业后只身南下广州，只身东渡日本，二十多年后又只身北上青岛。这就是说，无论祖辈父

辈还是我本人，许多岁月都是在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环境下谋生或求学的，都是广义或狭义的异乡人。所以，拜年时基本无亲可拜。我猜想这未尝不是我性喜孤独的一个客观原因。

不过回想起来，有亲可拜时形成的拜年体验在我也是有的，只是太久远了，得回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小学的。上学前在爷爷奶奶家即我出生的地方断断续续住过两三年。前面说了，那是东北平原上一个大村庄。几代繁衍下来，林姓成了那个村庄的大家族。仅太爷辈就有五位，爷爷辈有十二位。叔叔辈简直数不胜数，有的还穿着开裆裤，后面露着屁股蛋，前面不时闪出“小鸡鸡”，活像打篮球时吹的口哨。姑姑们的数目也肯定不止一个排。大的已经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或嫁人了，小的还鼻涕一把泪一把追着母亲要奶吃。幸也罢不幸也罢，我们这支在家族中属长子系列，太爷老大，爷爷老大，父亲在大大小小叔辈中排行第一，也是老大。这么着，我也是老大，在同辈中率先来到这个世界，而且遥遥领先，后续部队若干年后才出现在地平线。于是尴尬景象出现了，我的辈分

最小。也就是说村里大凡林姓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无所谓，尴尬出在春节拜年。

记忆中，拜年主要活动是跪下磕头。当然是晚辈给长辈磕，也就是我要给村庄里的大约一半人磕头。如果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齐刷刷列队“稍息”站好或坐好，由我一次性磕完倒也罢了，问题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磕头要讲辈分，讲个体针对性。初一早上，先对着挂在北墙正中家谱上的已故列祖列宗连续磕三个头，再给爷爷奶奶分别磕一个。然后由爷爷领着出门去林氏长辈家里磕。住的并不集中，有的住村东头，有的住村西头。村路满是雪，早晨的太阳照射下来，雪地忽一下子蹿出无数金星金线，刺得眼睛几乎睁不开。路旁院子里偶尔蹦出一个“二踢脚”炮竹，“呼”一声在脚前或头顶炸开。或有一挂“小鞭”在大门旁柳树枝上噼噼啪啪爆豆似的突然响起。我惊魂未定地躲在身材高大的爷爷后面走东家进西家。

受礼的长辈夫妇穿一身新衣，在炕中间并排盘腿正坐，裸土地正中置一蒲团或棉垫。进门后先由爷爷介绍，而后叫我头冲对方跪在地上，口说“给大太爷

磕头了”，磕一个，又说“给大太奶磕头了”，再磕一个。接下去一家家如法炮制，二太爷二太奶三太爷三太奶……再往下是爷爷辈：二爷、二奶、三爷、三奶、四爷、四奶……如此一路磕将下去。记得磕到第十一爷家的时候，十一奶指着一个翘着的“小鸡鸡”男孩儿，说这是你三十二叔，又拍着怀里吃奶的一个小鼻涕鬼笑道：这是你四十三姑。我正要跪下，爷爷到底不忍，一把拉住，摸着沾了灰土的小脑门说：“叔叔姑姑辈太多，就别磕了，饶了俺孙子吧！”

幸亏爷爷说情，若不然，磕到日落天黑怕也磕不完，即使不头破血流，也非磕得晕头转向不可。实际也差不多晕了。磕头是有赏钱的。因为晕了，记不得钱赏了没有，或者赏了拿了没有。明确记得的，是回到爷爷奶奶家一摸衣袋，里面有两个核桃和三颗红枣。那应该是十一奶给的。当时十一奶放下手中的第四十三姑，打开炕柜门，在一个青花瓷罐里摸了好一会儿摸出来给我的。我迫不及待地找小铁锤把核桃敲开吃了，真香。又把红枣投进嘴里一颗慢慢咀嚼，真甜，香甜香甜，又香又甜。是不是第一次吃枣我记不得了，但那肯定是我吃

过的最好吃的枣。香，甜，劲道，软硬适中，一股老木柜味儿和旧瓷罐味儿。

幸亏磕头。难忘磕头。

（2012年1月26日，壬辰正月初四）